



御
文
書啓
十八

三十四
書
三十五
啓

~ 16
245
18





門和16
號245
卷18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四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城

元宗自諫議大夫遷國子司業以事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之子厚遺諸生書以免勵其志時公作集賢正字書云二十六日時貞元十四年九月也○意氣激昂故其發越甚俊王世貞曰馬潔茅坤曰子厚此書意在竦勵諸生何人以攬入故訕者之口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

學諸生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
 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
 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先範門就職書府聞之
 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
 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續書版也長一尺故
 德宗名城為諫議大夫及裴延齡誣逐陸贄
 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
 上疏極論延齡罪且顯詔日延齡為相吾當
 取白麻壞之貞元十一年七月坐是下遷國
 子司業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
 謫連州城送之郊外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
 州刺史通籍者按漢書注為二尺竹牒記其
 在籍名字物色懸之官門按省相應乃得入

是為通籍既而署吏有傳致詔州者僕得觀之蓋
 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
 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
 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
 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
 矧太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
 之南也一無既字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
 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
 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

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拊

不寧不意古遺復形于今城之出太學諸生何蕃李儻王魯卿

李譚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僕嘗讀李

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

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

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李元禮李膺也傳云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

宗賈偉節為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

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晉書嵇叔夜名康坐呂安事將刑東市太

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不許於戲始僕少

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

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芻曹侮老慢賢有

墮窳賤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

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諍罵有司者其退然自

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

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眾為是啗啗也於戲音鳥

希與嗚呼義同窳音庾諍蘇內切恟虛容許

勇一切怛當割切悸其季切啗徒合切與杏

同左傳毀信廢忠崇飾惡言漢書立而諍

諍諍責讓也啗啗字見孟子又詩嘽啗背愧

注嘽嘽則相憎也遂退託鄉閭家塾攻厲志

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

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
 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
 異無嚮時之桀害者邪其無乃陽公之漸漬
 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
 子大學可無愧矣闕音局刺盧達切漸子廉切漬疾智切刺良也
 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偽來
 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
 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
 於納汙無入師之道是大不然一無并字○狂惑小生謂

薛約也事詩見前飛文字仲尼吾黨狂狷南見漢書左傳川澤納汙
 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
 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
 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
 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
 固然也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良醫之門多病人藥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俞跗扁鵲古良醫也
 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
 之貪昌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

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宜
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
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安願諸生
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
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勿得一

勗音旭努力古切

辨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按中立史無傳新

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
之志子厚以書答之肯盡其平生為
文自得之語必當時佳士也書中謂
余居南中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

子集有送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
文高行愿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
後作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居其
論為師論作於處一以嚴謹辨拒一
以端一的括示然皆存容許當與他書
粗鹵矯健者又自不同樓昉曰看子
厚論文三節議論則子厚平生用力
於文字處一一可破韓退之及蘇老
泉陳后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
經歷但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其
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鑠心研
神者而後之為文者特路劇富者之
金而以誇於天下曰吾且倚頓矣何
其不自量之甚也予故奮袂曰有志
於文須本之六藝以求聖人之道其
庶焉耳注道昆曰按羅景綸云文章
一小技於道末為尊此論後世之文

也文者載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
若子厚此論方得文章正氣不然如
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
況無補於實用則後世之文取魚珠
日各論
鑿鑿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
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
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
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
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
子師乎斯書作本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

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
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
顧流俗犯笑侮收名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
為師世果羣怪駭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
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
而東如是者數矣數色角切○標宗元以韓
愈抗顏為師因是得狂名
然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何云為狂也洪興
祖日子厚與韋中立書云云報嚴厚與書又
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退之故不為人師余觀
退之師說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
歸退之故子厚有說耳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
 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
 踰嶺被南截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
 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
 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
 吾為截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
 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
 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名開
 取怒乎

庶子賦韻九章懷沙篇○李石曰退之為蜀之日子厚為截之雪夫師至

一子可無憾也然尚以怪取敗是知僕自請
 師道固難矣樓昉曰此子厚薄處
 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
 不喜聞豈可使啾啾者早暮啼吾耳騷吾心
 則固僵仆煩憤逾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
 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僵音姜憤古對切抑又聞之
 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
 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
 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
 笏言於鄉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

非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邪廷
 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
 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冠去聲武
禮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又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其筮曰筮賓筮
於昨醮於客位諸禮亦詳見冠義篇中薦擗
也無改容也貞元初鄭叔則為京兆尹五年
二月貶永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
 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
 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
 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

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
 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與前所陳者其
 為不敢也決矣用此段承上下詞吾子前所
 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
 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
 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
 然耳耀明猶言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
 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
 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

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
 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煇音朗
本一作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
 其烈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
 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
 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
 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踴疎之欲其通廉之
 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掉徒申切 剽匹妙切本之責以

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室
 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
 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
 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
 國語以博其觀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
 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
 文也劉勰辨騷云唐韓柳為後世詞宗未嘗用
 極道原而間見於詩文若書韓愈進學
 解云下建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同工異
 曲是以原介莊周司馬遷之閒也宗元與韋
 中立書曰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
 博其觀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

其潔亦以其辭配莊凡若此者果是邪非邪
老太史與韓愈同
 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
 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
 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
 拾破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
一作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子厚嘗有送元秀才下書

東歸序即公瑾也按其書似當在序之前貞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意氣淋漓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
 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
 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嘆懷
 不能已糾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者哉
和胡切
○說苑宋玉對楚王問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漢書東方朔傳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
 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
 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
 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

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逢一作

腋同禮記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注逢大也大袂禪衣也古之道上延

乎下下信乎上上下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

故天子得宥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宥

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宥為大夫者薦

之於君士得宥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

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

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

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

乎說苑子貢問孔子今之人臣孰賢孔子曰

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

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

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獨不

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

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

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

者哉齷乙角切齷測角切史記作握齷注急

促貌前漢作握躡注局陜也○說苑魯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

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

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

之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所推舉皆廉士賢於

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若將致

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
 不敢告憊憊，蒲拜切。詩予匪。有奔奔。予日有先後。嗚呼始僕之
 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汨沒
 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
 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
 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
 之聲退乃俛俛於下列咄咄於末位偃仰驕
 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
 已耳樹勢使然也俛，音根。又丑良切。咄，他涉切。勢，下一無他字。○俛，俛。

無見貌。禮記治國而無禮猶瞽者。無目。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
 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
 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
 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
 不悉穀梁子語見昭公九年。宗元白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集有下送嚴公明下。序厚輿等即公。睨邪書有二云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按韋書在元和八年作則此書又在後矣。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

柳河東集卷三十四

十一

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
 變僕不為師之志屈已為弟子屈上一凡僕
 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
 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
 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
 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
 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眾
 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
 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此上有

乎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邪仲尼可學不
 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
 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
 仲尼豈易言邪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人及
 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
 股二十三年五月
 卒傷于泓故也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
 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
 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馬融扶風人
 高博洽為世通
 儒教授諸生計有千數鄭玄字康成北海人
 西入關事融二十二年盡學其學後所著書有百
 餘萬言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

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敵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瞋稱人切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本無不字而言字下有哉字
○呂恭中敬叔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

知道者而致諸古師不乏矣

策舊作策字同
○詩六轡在手

注駟馬六轡也

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

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亟丘宗元曰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袁君集不他見以書致之

時在承與韋巖書相後先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

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
 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甚渠記切其教說文甚教也
 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
 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
 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
 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
 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
 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
 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邪

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
 鯢鵬互鄉於尺牘哉畢一作必何秋風益高下二有辱字
 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吝僕有諸
 內者不敢愛惜惜一無字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
 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
 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
 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
 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
 士所懷懷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

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
 爾久則蔚然爾米下一無取字詩下一有可
 字勃一作殼口角切與慤同
 一又作慤 蔚音尉源而流者歲早不涸蓄穀者不病
 凶年蓄珠玉者不虞辱矣然則成而久者
 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不
 具宗元白一本無
 不具字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珩音
 行

退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畧已見於此
 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貞元二十
 一年珩中進士弟夏卿史有傳正卿
 亦附見焉珩載于年表集又有寄珩

詩在別卷據書云封上示退之書此當
 與論史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
 雖短棹急節而骨力自道繁茅坤
 日歐陽似子厚此畫者多郭正域曰
 勁峭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
 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宐
 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
 一無可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
 知一字 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
 之獨未作耳使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

師可更集卷二十四

遠甚使作之諸本作決作之。揚雄以為經
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
言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謂甘泉河
東羽獵長揚賦後人妄加愁字也
 雄之遣
 言揶揄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
 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
 僕邪雄之一作雄文恣七各切睢肆一作肆
寓睢許維誰鼻二一切。恣睢自得貌
 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
 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慊音歉一且足下志
 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
 來無能和而僕稚駉卒無所為但欲租文墨

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
 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
 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和胡卧切
帝駉切致千各切租千余切吾子年甚少知
當丁浪切固上一無以字已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
 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一無宗元頓首
 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廖生致書欲求
子厚為序其端

已見於此集有送詩人廖有方序是
也具見二十一卷書在永州時作後

有方於元和十一年中進士第改名游卿。虞集日中多自矜誇而亦自悲。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

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累去聲易曉見豕負塗謂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須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煽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定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求為師書求為一作欲相蕭生不詳其

何詩人書云始退跡林廬必未尉藍田時作

十一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艸廬塊
 守蒙陋坐自壅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
 書訊貺以高文開其知息而又銘僕以宗師
 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滋汗伏地不知逃匿
 幸過厚也雍一作擁非是知思字並去聲前時獲足下灌鐘
 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
 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
 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肯綮之
 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刻此其

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
 謂宥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
 穢甚非所宥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計一作作
討度徒洛切。禮記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
日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日俊
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宗元白
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報崔黯秀才書黯一作翦侯我。崔黯
擢進士弟此書在永州作。子厚以
好辭攻書皆為病癘豈自有進子伎
者乎文亦辨而篤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

柳河東集卷三十四

十一

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
 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
 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
 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
 之內者也書謂字書之道謂道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
 粉澤以為工道密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
 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
 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道音僕嘗學
 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歸

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郡閉口無所發明觀
 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
 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
 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
 故復云爾也云爾一作云云凡人好辭攻書者皆病
 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破鍼
 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
 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息易吾
 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痕中子之內藏

恬而不恬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
 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
 篤甚矣子癖於伎也癖音辟砭悲廉彼驗二切鍼與針同熨紆勿切
痕音退又攻退攻許二切中去聲藏才浪切
砭以石刺病也熨以火熨也痕腹中病也
 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息陷土炭嗜酸鹹者不
 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
 之陷徒監切與敵同東坡醉墨堂詩云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用此事
 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
 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

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而乃
 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
 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
 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嗜
 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吳秀才名當是武陵族子書故云

在族公處或日子厚自語其族父柳公綽耳吳生隨公綽在湖南時其時元和七年邪並存之以俟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

多賀多賀一無複出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閒不奉對荷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無在又夫觀文章定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說文銖十一分也十黍為一銖秀才誠欲令合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聞鍊之患乎伏與服同

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一云復杜溫夫所用字數邪哉已馬也八字書○溫夫集不他見按韓愈以元和十四年論潮州書中及之此書必十四年春作○言太倨而氣岸甚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望然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定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肯一

凡生十卷之文各已畧觀之矣吾性駭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邪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宐無所諫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宐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

孔哉

無複出周孔二字禮記語人必其倫柳州子厚自謂也元和十年自永

州名至京尋復謫柳州刺史連謂劉禹錫也同子厚貶十年三月亦為連州刺史潮謂韓愈也謝昌國曰子厚之論正矣然以史攷之方子厚與劉夢得附王叔文也譽之以為伊周復出是子厚自處初亦未善溫夫以子厚為周孔尚可也子厚以叔文為伊周其可乎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

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入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邪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

定張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
 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
 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累倫追切蠋音蜀
○莊子庚桑子曰奔蠶不能化蠋鵠胡法切
伏鵠卵藿蠋中大豆藿中大青蟲成鵠木雞也
 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為十數文即
 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禱門戶以冀苟
 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
 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愈字
 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

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
 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
 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
 是亦教誨而已矣疑與力刃生勿怨宗元白
 而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新史夷簡
三年名為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在柳州時作
○他每每自寫一段不必有其事而
寓言之意已發明親切昌黎二上宰相
相書亦時見此局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

元謹再拜獻書于相公閣下一無再拜字宗元聞

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曠大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綬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

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

上矣艱下有三難字號平聲下做此曠音實綆

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

杜氏注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曠張目也恨

視也鳥獲秦武王時有力人綆汲井繩也

此樣語痛至讀自有省本不須着一字宗

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

陷乎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

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

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日庶幾乎其

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邪職躓

利切殞羽敏切吮下浪居浪二切○子厚自永貞元年謫注未至是元和十三年為十四年吮咽也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踣滿墨切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為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身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

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歿於門下者寧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宜宗元惶恐再拜

唐柳河東集卷三十四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五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啓

上廣州韶宗儒尚書陳情啓

情字。宗儒字。秉文鄧州。儻人。按新
史。未嘗為廣州節度使。此啓云。天罰
深重。謂元和元年五月。子厚母盧氏
卒。子厚永也。其四。以安南都護韶昌
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則此啓當
是與。昌然子厚。作。昌大秀才。序亦云
尚書。由交廣為。刺。又必有所據。
辭意。蔚然。沈著。痛切。近似。選書。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沈竄俟罪朝不
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
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爰耀
里間下情至今尚增惶惕貞元九年閏月
杜司空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
各黃裳不得歸奉松楸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
忘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宗祀所重
不敢終亾偷視累息已逾歲月積古雅切忘
音望饘諸延伏以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樞之
作切亦

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
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叩顙南望悽音婁
○說文
悽恭謹貌
一日勤也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
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
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
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
望於閭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太
賢匍匐之仁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
不敢多言匍音扶又音蒲匍音伏又音墨
切○詩凡民有匍匐救之伏

紙惶恐不勝戰兢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唐書憲宗即位

蜀新定詔武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元和八年至自西川啓云伏匿嶺上于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茅坤曰中多奇峭沈鬱之旨

某啓其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東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臆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

莊子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

天下一在宥謂寬宥也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示捧讀流

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

屏營恐懼之貌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

於一舉俾折脇臙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

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太君子并容廣覽棄瑕

錄用之遺也

沫莫佩切臙音牝脇迄業切○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使

孟明視將兵伐鄭至滑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人與師敗孟明于穀及三年孟明帥師伐晉報穀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績繆公猶用孟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繆公

遂伯西戎史記曹洙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
莊公十三年與齊桓公盟于柯洙執匕首劫
桓公曰齊強魯弱大國侵魯亦以甚矣桓公
乃許盡歸魯之侵地鄒陽書司馬喜臙臙於
宋卒相中山范離拉臙臙自顧辱鈍無以克堪
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
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屏助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擬同啓

元和六年四月以戶部侍郎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啓云襄州
即此時也
在永州作

某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

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泣慶

幸之深出自望外浪音郎○當州謂永州也李幼清即前所見李睦州

伏惟尚書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

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也見漢書項羽傳詩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

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

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幢傳江切閬音浪○禮記季孫

之母處曾子與子貢弔焉閻人弗納曾子與

子貢入於其廡而修容焉注修容更莊飾也

轅門以車為門也。幢麾也。海中三山曰方丈、蓬萊、瀛洲，皆神仙所居。崑崙閼風二山，各十角，正西、北、南、東各一，正東名崑崙宮。其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歎歎。畫詠宵與，願為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然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樞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踴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兢。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宗儒履歷已具注前啓作

之時，日當先後也。符載字厚之，蜀都人，有奇才，以王霸自許。韋臯鎮蜀，以載為支使，劉闢時為倉曹參軍，載為闢真贊，畧云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長觀麟閣之中，及臯卒，闢擅總，載務載亦在幕中，闢敗，載素服請罪，而崇文以其贊有行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故其啓云中間因緣陷在危邦也。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上，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發言者有所聞，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
左傳願以聞執

讒慝者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
 之口夫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
 偃仰不廢其道而為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
 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議
 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戰武
粉切。漢書劉向傳今依邪與賢臣並
交戰之內注交戰謂守衛者與此意同凡諸
 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
 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
 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

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

廣雅有

寸幾圍

嗚呼巧言難剛下流多訕自非大

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

訕一作謔。司馬遷答任少卿書負

下未易居下

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

欣躍之至輕贖陳賀不勝戰兢不宣謹啓

無謹啓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李域未詳

有邕州李中丞誌非也陸卓事亦不之見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

不為功所以振宣幽介激厲頽俗誠大君子
 所蓄積也司馬遷書其素所蓄積也竊見故拓討判官試
 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
 仕所至必獲休聲再舉府曹績用茂著至一作
獲一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檀樹兇徒
作有構災煽禍期在旦夕一夫見亦莫為已用而
 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暴以寧師人既
 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勳事以受其職
 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

所差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
 欽伏僮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竟知
 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
 勸獎三軍豈止允榮一族諸葛孔明出師表獎師三軍伏
 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
 嘗相識敢率愚真以期至公輕贖威嚴伏增
 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一啓字在中丞下而

無戚屬二字○此非前邕州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也集凡有湖南

李中丞啓三此卷有其二後卷有其一子厚在永州正隸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為其所部明矣子厚作崔簡墓誌卒在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在前作按坐流驩州幼弟訟于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云云連帥即此中丞也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賊

罪決一百長流驩州簡字子敬子厚之姊夫元和初為連州刺史徙

永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簡伏奉去月二十

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哭

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

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

離則施之以太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

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

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凡在巡屬慶懼

交深噢威遇切又音郁咻吁尤切又音煦左傳作噢休○噢咻痛念之聲繩愆糾繆

書問命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

之所犯皆末知之益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

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為贓賄卒無備蓄得

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補儻非

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次，期在須臾。
易音亦號平聲。簡。餌又石病瘡目亂。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

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
勒祇承人沈澹，奉啓陳謝，下情輕贖。縲倫追切贖一作

本作

湖南李中丞于廩食啓

無字廩食

前啓李中丞也。子厚謫永州，故以廩食告之。又當在前書之前。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于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君不好

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

列子不受，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

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亦可以

受也。君不好士，若一作若賙，音周。列子見說符篇，又怪孟子以希

聖之未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

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

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

兼凌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

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遺；出，則無孟子之謀。窮

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不慙則固為貪
 凌苟冒人矣不慙一作無慙。穀梁傳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之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為士則黜辱為農則斥逸無伎不可以為工無貴不可以為商拖太罪處窮微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閭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微音叫。待一作侍。又轉作示。明明求財。伏惟覽子陽孟利云云見董仲舒答武帝策。

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為董生所笑則繆囚之幸大矣詩控于大邦。注控引也箋云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盧遵子厚力之內弟也集有

序送遵遊桂州在元和四年又一年間當與此啓同時作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奉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

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
功業先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
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
世皆背去顛顛曠塗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
仁問訊如平生允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
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
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
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
甚感槩感其節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為家
槩也見漢書

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李仁之
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李德通於鬼神
為文士所紀述注在二十四卷相國彭城公
嘗號于天下名其季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
碩大允寵以充神明之心乃今凋喪淪落莫
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邪老子天道無
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請父靜專溫雅好禮而
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
無怍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弃逐枯槁故

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
 下之舉賢容寡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遭過
 於厚賜小人也遠矣子厚送遵序云以余弃
 南服來從余居又年矣
 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
 當世以桂之通也而中丞之道先大多空賢
 者故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即此意也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
 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
 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一焉可不務
 其巨者乎天官謂
 吏部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
 罪也其敢逃大譴一本止作言而
 無實罪其敢逃進退恐懼

不知所裁不宜謹啟

